

□李筱

第一次来中国

“我在一家商场里的饭馆点了一条长江的鱼。我假装自己还在威尼斯，决定点一杯白葡萄酒，心里想着达到了一种远离家又感到熟悉的完美状态。因沟通能力有限，服务员给了我一杯白开水。我想，没关系，反正也是白的。”

这段地道的中文，是一个“老外”写的，没有经过任何翻译。他叫亚历，意大利帕多瓦人，1993年生，天秤座，AC米兰球迷。

高中毕业之后，亚历没有直接上大学，而是在美国做了一段时间的环保志愿者，同时写博客。在亚历的老家，一个记者持续关注着他写的游记。半年后亚历回家的时候，该记者问亚历想不想当他的助理，做体育报道。虽然不是熟悉的足球，而是射击赛事，但亚历接受了。重要的原因，是这份工作能提供频繁出差和出国的机会。

2014年的夏天，亚历因为报道南京青奥会的契机，第一次来到中国。二十岁的亚历，手握一张跨越半个世界的机票，坐在飞机靠窗的座位喝着杯冰啤酒。他望着窗外的云海，想象着南京的样子。

8月15日中午，一个穿着绿色马球衫的女生远远出现，向亚历挥手，并带他走出机场。那几天，两万名穿着“青春绿色”的志愿者，成为亚历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，他们大多是一些在南京读书的“90”后大学生。在奥运村有困惑时，只要一抬头看到那些色彩鲜明的马球衫，基本都能得到解决。

亚历写完赛事报道，经常会在奥运村散步，跟志愿者们闲聊。志愿者们用拼音写下自己的名字，亚历用英文记录志愿者的故事。

南京市民Wang Lu那年三十岁，是青奥村“学习与分享站”的助理。她觉得在青奥会做志愿者的年轻人，会因为这次经历而认识世界。“他们会更加了解这个世界，”她说，“这是第一次在南京举办一场如此全球性的活动。他们会有更广阔的视野。”

Xue Ting当时二十一岁，在青奥村环保主题的“绿色空间”做志愿者。她在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两年的法语和英语之后，有了机会在现场练习，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聊天。“你可以交很多朋友，”她说，“和他们交流我觉得很有意义。我们是学语言的，而语言需要练习。”

跟Xue Ting同龄的Liu Jia来自江苏南通，她在南京学习了两年英语。她喜欢与外国运动员分享自己的文化。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”Liu Jia说，“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我们。”中国结是她最喜欢分享的文化元素。“我们可以展示如何制作，还有我们为什么喜欢它们。它们能创造一种氛围，传播快乐。然后，我们就可以问外国人，在他们的国家，幸福的象征是什么，互相交流。”

在亚历看来，这些志愿者呈现给他一种信念：“全世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幸福。尽管有文化上的差异，我们也是可以互相理解的，可以分享个人经验，彼此获得成长。让我感到最乐观的是一个数字：这次申请做志愿者、跟全球搭建桥梁的人数高达



2016年，年轻的意大利人亚历来到中国，开始学习中文，在电影学院上学，当外教、拍电影、做群演……在《我用中文做了场梦》一书中，他用中文记录下自己在中国六年的观察和经历，以独特的视角，描绘了自己在中国各地的生活，以及与不同人交流的经历，呈现了中国近年的飞速发展和变化，也记录下朋友们呈现出的旺盛生命力和韧性。通过他的文字，读者能够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和生活的热爱与理解，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友善和深情，以及对时代变迁和个人成长的思考。

十万三千多人。结合和志愿者的交流，这让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渴望和世界连接的社会，是地球村的一部分。我似乎在志愿者的眼里看到了未来：我们会越来越走到一起。”

学习中文

2016年的夏天，大学刚毕业的亚历被一篇关于中国电影市场的报道所吸引，他决定从罗马搬到北京，从零开始学中文、学电影。带着几分青少年的浪漫和莽撞，他的漫游持续了六年。到2022年，他已经可以用中文流利沟通，甚至开始用中文做梦。在梦里，意

大利的老友在用中文跟他说话。这也正是书名《我用中文做了场梦》的由来。

最初，亚历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对外汉语的初级班，住海淀校区的留学生宿舍，每天去C楼的六层上课，学习的课程包括综合、听说、汉字三种。老师大多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在读研究生，直接从五道口坐公交过来的。课堂上，他们会用一套北京语言大学出的名为《成功之路》的汉语教材。

然而，上了几个星期的课，亚历对学会中文没有太大的信心，甚至感觉不到任何进步的苗头。那段时间，他经常迟到，进了教室先慢悠悠地泡一杯茶，再坐下来

听课。

很快，亚历发现，电视剧《欢乐颂》才是最好的中文教材。“在北京，可以靠英语生存，但需要用中文生活。我拿《欢乐颂》来学习。剧中的日常闲聊给了我一些基本的交流技能。电视剧能创造一种独特的既和生活有关，又不反映现实的平行世界：现实中，没有那么多摆在房间各角落显眼的酸奶盒。”

亚历的第一个中文交流对象是王泳，刚从首都机场到学校时，两人就认识了。王泳不会讲英语，亚历不会讲中文。两人的交流是由一系列不连贯、分散的信息所组成的。有时候，两人相处的状态，像一部宣传中外友好关系的情景喜剧，有那种经典的画面：王泳尝试教亚历如何正确使用筷子，亚历做不到，但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方法夹面条。王泳耸一下肩，放弃教亚历。两人捧起杯，一起笑起来。

然而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中文已经从陌生语言转化成了亚历解决问题的工具。情绪不好，听听陈粒。想要静静，练练写字。亚历注册了豆瓣，周末看毕赣的电影，他还试着用中文发朋友圈。“我使用中文的态度相当现实：只要别人能懂，我就不纠结细节了。语法、发音、词汇，都可以晚点再慢慢研究。”

语言上，亚历觉得学习中文像跑步。“你会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自己能力的提升，成就感会给你带来坚持下去的动力。这是种回报比较固定的投资，不会辜负你长期的付出。学习的成果因此成为自己心理上的支撑。坐地铁来回学校，在家写写作业，晚上做饭，这样的日常相当平淡，但是规律、稳定、踏实。无论以什么速度，我知道自己在往前走。让生活稍微忙起来，使自己专注于当下，这似乎治愈了各种烦恼。”

生活上，亚历也渐渐地适应了。“我能接受热水。表情包，还不太懂怎么用。在家楼下的社区食堂，阿姨总记得我吃面不放香菜。打车去和朋友吃饭的时候，我把微信的聊天记录放大，拿手机给司机看地址。司机一看就哈哈笑了——在地址的下面写着‘我请你吃饭’。司机把手机还给我，开起了车，还在默默地笑。遇到红灯，我们聊起意大利足球。”

汉语初级班的第二个学期要结束时，中文已经融入了亚历的生活。“我用地铁通勤的时间看一集《欢乐颂》，所以到了教室，老师像是开着零点五倍速讲话。我用微信聊的内容早就超出了课本的范围。跟第一学期比，我的成绩全提高了。”

群演经历

攻克语言关后，亚历终于可以离他的影视梦更近一步。他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，出演瓜子和手机广告，在主旋律战争片中当46号群演，用蹩脚的普通话录电影播客，给央视纪录片当翻译。

其中，当群演的那次经历令人印象格外深刻。在某个外籍演员模特的微信群，亚历看到一部国产战争片在找群演，做五个月。当时，亚历正在学校的办公室，便麻烦同事帮他拍了一张正面照当作演员申请资料。几天之后的深夜，他收到一条微信，确认了未来几个月的群演岗位。电影的题材是抗美援朝战争，亚历要演“美军”。

“外籍群演大酒店”位于河北怀来县。“最恰当的描述是，我从来没有在中国见过这么多外国人。这家酒店住了将近一百四十个外国人。”虽然都是演“美军”的，但其实只有七个美国人。大部分人来自东欧和中亚，此外还有非洲、西欧和南美。酒店里还住着领队，都是中国人，负责落实剧组给群演的安排：提前通知出工人员，按时带他们到现场，领装备、化妆、吃饭、配合拍摄。

群演们要进行为期两周的军训，熟悉一些战场上的姿态和动作。北方的冬天，周围是荒芜的土地，他们以队伍为单元来回跑，练习前进队形。剧组的无人机在空中飞，抓拍训练的过程，据说是给导演组看的素材，用来选择表现突出的群演，给他们转为角色的机会。

在一次玩夺旗时，平时性格极为安静的小穆突然情绪失控。“小穆是一个年轻的叙利亚男生，军训的场面使他回忆起真实的痛苦经历。小穆一时激动，用手里的道具枪殴打了游戏中的对手。其他群演加入，现场迅速混乱。才军训了一天，医务室门外已经排着长队。群演们像是做了错事的小孩，沉默地低下头，舔着自己的伤口。夺旗当天就被禁止了。”亚历记录下的这一细节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亚历是群演的46号。出工名单上如果没有46号，就可以休息。与许多群演不同，他并不太纠结升级为角色。“如果没拿到角色，在剧组待五个月也是一段很独特的经历。你会遇到来自世界各地、从事各行各业的朋友，认识有趣的人。”

在中国大地上，亚历新奇的人生体验还有许多。在北京，和宿管阿姨学怎么切菜；在广州拍广告，开工前喝早茶，杀青时喝断片；在上海，把客厅当成写作沙龙，创造一个临时的家；在四川农村，把白酒当成暖气，跨越寒冬和方言的隔阂。

身为“90后”的他，更松弛、更轻盈。在每一次微小的相遇中，亚历总是习惯用冷静又不乏幽默的文字，记录自己在中国的观察和日常，书写时代变化，也写下全世界青年人共同面对的时代情绪：勇于拥抱生活的不确定，保持流动，渴望自由，跨过隔阂，与人连接。

“汉字是你的朋友”，老师曾经和亚历这样说。当时亚历心里一笑，觉得中文顶多能成为一个遥远的亲戚。但现在它不仅成为亚历的朋友，更是他和世界保持连接的绳索。

(作者为书评人)

【相关阅读】



《我用中文做了场梦》
[意]亚历 著
新经典文化 | 文汇出版社



《洋盘：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》
[美]沈恺伟 著
于是 译
新经典文化 | 文汇出版社



《长乐路》
[美]史明智 著
王笑月 译
上海译文出版社